

關漢卿研究新論

張月中 盧彬 主編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雜劇

元大都關漢卿撰

明吳興臧晉叔校

第一折

〔沖末扮周舍上〕貧子酒肉場中三十載，花星終照

二十年一生不識愛，惜只少花錢共酒。

鄭州人氏周同知，時與兒周舍是也。

做子弟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



本书编纂人员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王学奇 王祖武
吴晓铃 李文珊 李光顺
祝肇年 常林炎 魏子云(台湾)

主编: 张月中 卢 彬

编委: 马恒君 韦 野 龙庄伟
卢 彬 杨 栋 李汉秋
贡淑芬 邱惠连 陈述曾
周月亮 张月中 赵小龙
魏国东

345
关 汉 卿 研 究 新 论

张月中 卢 彬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125印张 223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定价: 3.80元

ISBN 7-80505-142-9/I·142

馳詞妙曲恆歌九
天而外傲骨冰心
永頌四海之中

潤漢卿墓聯

張月中撰陳文垣書



绝词妙曲恒歌九天而外 傲骨冰心永颂四海之中

——序《关汉卿研究新论》

李文珊

安国，作为中国戏剧之父关汉卿的故乡，已是全国许许多多学人仰慕向往的地方。今年10月18日，全国的戏曲界学者、关汉卿研究专家集会于安国，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上承1958年那次700周年大祭，今年的盛会算是“春雷第二声”了。

1958年纪念关汉卿，我们获致了一份民族尊严、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今年我们纪念关汉卿，研究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又有了新的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着全面的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到文化观念，都在进行着切实的、深入的、“大文化”意义上的改革。改革的意义可以说上千言万语，但究其最根本的实质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这个方面来说，认真研究“关汉卿现象”，切实加强“大文化”的建设，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老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有现在，正因为我们传统。这句话充分估量了传统的作用，是发人深省的。我们象无法选择出身一样，无法选择传统。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日益感到马克思深刻揭示出的那种“死者拉住活者”的文化纽结症的严峻。

从建国到今天，我们认真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再也不会盲目地喊打倒传统，或盲目地复古非今了。我们需要深入地分析传统这个巨大的遗传密码，从而清醒地作出评判和抉择。

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雄，就因为他典范地、杰出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既是前此文化的总结，又开创了新的文化精神。深入研究“关学”，至少能使我们明白传统文化的某些真相和底蕴，从研究古典这个较为高深的层面回答传统是什么、我们应该何择何弃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不是在作无效劳动，它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有社会效果，有文化效益。

自从月中同志考察出关汉卿的故乡是河北安国后，我们省就想作东道主邀请全国各地学者来共话关汉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这本《新论》是本次大会的结晶，也是种纪念，既纪念关汉卿也纪念了这次聚会，也是“中国关汉卿研究会”成立的一块基石。我们终于有了一支可以堪与“莎学”比并的稳定而集中的“关学”研究队伍。尽管我们这支队伍尚待发展、提高、壮大。

诚然，研究“关学”不生产钢铁，也不生产粮食和燃料，但它能生产精神食粮和精神燃料。正如说不尽的莎士比

亚一样，说不尽的关汉卿，同样是个思想库。那里边有历久常新的、永久的关于人的话题，足资我们从那过往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新的人生经验，启示我们去寻找一种“较好的人生”。

关汉卿因一曲感天动地的《窦娥冤》，成为誉满天下的悲剧大师，在这本《新论》中汉秋先生充分研析了关作，又确立他为喜剧大师。我则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位人生哲学的大师，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思想文化遗产。

当然，关汉卿毕竟是700年前的故人，对历史文化名人，只能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进行研究与评说，残酷的“时间流程”把他推到了纪念馆里。这本《新论》也会很快消失在密密语词的森林中。尽管本集所收既有著学名家的老成深厚之论，又有新秀的明锐拓新之作，论题广泛，凡关氏的生平里籍、著作版权、文化品格、美学贡献均作了热情大胆的探索与阐释。虽不是1958年以来30年的论文集成，却是可以显示80年代的学术水平的。但作为“关学”研究会的一块基石，它上面会有新的建构，它会被突飞猛进的学术发展推演为“陈迹”。

鲁迅先生有甘当“中间物”的情怀，这次首届关汉卿学术研讨会和这本《新论》，倘能有资格成为前仆后继的学术进化之链上的一个中间过渡环节，则是我们莫大收获和荣幸了。

愿“关学”不断有更多的“新论”面世，并且象生活之树一样常青。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李文珊(1)
关汉卿丛考.....	张月中(1)

——献给中国关汉卿研究会成立大会

《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补遗.....	王 钢(12)
北曲南流的先行者——关汉卿.....	孔繁信(21)
《录鬼簿》著录关剧辨正.....	浦汉明(28)
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论考.....	刘荫柏(43)
《救风尘》中几个词语注释的商榷.....	王学奇(48)
读剧琐记(两则).....	颜长珂(58)
关汉卿剧作在国外.....	王丽娜(63)

人道的控诉 时代的图画.....	常林炎(72)
------------------	---------

——论关汉卿的剧作

关汉卿喜剧探胜.....	李汉秋(93)
论关汉卿的悲剧意识.....	张燕瑾(111)
伦理精神与忧患意识.....	刘凯军(120)

——论关汉卿悲剧

人物的情感轨迹与作家的审美评价.....	周晓痴(128)
----------------------	----------

——《窦娥冤》艺术魅力之我见

- 处于文化交点上的关汉卿（节选）……贡淑芬 郑雷(142)
论关汉卿的戏剧观及其创作的社会机遇…惠连 卢彬(154)
论关汉卿精神结构的三个层面……………杨 栋(165)
认同 幻想 表述……………周月亮(181)

——关汉卿的悲剧

- 选择与自由：关汉卿文化品格的哲学阐释……毕明星(197)
偶然妙得巧发奇中……………傅希尧(204)

——谈关剧的情节结构美

- 浅谈关汉卿剧作的结尾……………郭洁娴(212)
论关汉卿杂剧的意境美……………叶松林(218)
从《窦娥冤》看关汉卿杂剧的
生命力……………马德俊 孙宝泰(226)

- 《玉镜台》发微……………熊 笃(232)
论关汉卿的杂剧《陈母教子》的美学价值……门 肖(250)
从《陈母教子》看关汉卿的主体意识……………黄 钧(259)
书会才人生活的自我表白……………张云生(275)

——关汉卿散曲论略

- 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法治思想……………李春祥(285)
论窦娥的音乐形象……………邓宗舒(295)

——纪念关汉卿创作 730 周年

- 建国以来关汉卿研究综述……………胡二广 赵军山(318)
后记……………张月中 卢彬(344)

关汉卿丛考

——献给中国关汉卿研究会成立大会

张月中

伟大戏剧家关汉卿以其先进的民主思想、顽强的斗争意志和超人的艺术才能，奋斗一生，不仅创就了元杂剧体例，还写出了杂剧剧本六十余种和部分散曲，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巨额珍品，195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但是，由于历史的偏见，对他的文字记载少得可怜，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漏载了。这实在不公平！于是，近代、当代的不少有识之士在书斋中广翻典籍资料，逐渐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资料是有限的，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关氏史料几乎一翻殆尽，因而沿用原有模式作出来的文章，也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义甚少，因而使对关汉卿的研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惨淡地步。为了把关汉卿的研究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我和其他同志一起于八十年代伊始，便另辟新径——文字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因方向对头，仅用七、八年的功夫，便使对关氏的研究又呈现出一片柳暗花明的繁盛景象。为叙述方便，分题如次。

伍 仁 村

伟大戏剧家关汉卿是河北安国人的文字记载，首见于清代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王楷、张万铨等编修的《祁州旧志》卷八“纪事”栏中：“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同一方志，而有的本子则记为“任仁村”，至今“伍”、“任”互见，如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便写为“任仁村”，于是学术界便认为关汉卿的故里有二解：一为“伍仁村”，一是“任仁村。”经过实地考察得知，关汉卿的故里是“伍仁村”，安国从来没有“任仁村”这一村庄，而书籍上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伍”、“任”字形相近而讹出所致。

那么该村为什么以“伍仁”而不用“任仁”命名呢？说来话长。该村原名“东道里”，相传西汉末年，刘秀走国，途经村北“凤凰道”时，见有五位男子盘坐于高粱地中打牌赌博，便去问路。没想到连问三声，对方竟无一人答话，因而使得这位未来的光武帝大动肝火：“你们莫非是石头人吗？”对方依然打牌如故。刘秀便手劈高粱叶化为利剑，连杀四人，另外一人逃脱得生。被杀的这四位无辜，遂即变为石像，宛若生前，盘坐打牌；而逃走的那一位男子南到柏乡县也化为石人：身朝南而面向北，手搭凉棚，凝眸而视，意在怀念四位故友。该村村名遂改为“五人里”，又因他们不是凡夫俗子，而是五位一体的志士仁人，又改名为“伍仁村”。而能看到的这四尊无头石像，其背后腰带上刻有“大中九年”四字。“大中”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大中九年即公元 855 年，可知伍

仁村是一文明古村。其证人四尊无头石像一直完好地保存了一千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惨遭劫难，目前只存二尊。

关 家 园

据《祁州旧志》记载：“汉卿元时祁之伍村人也……伍仁寺（即兴云寺——笔者）旁有高基一所，相传为汉卿故宅。”近人魏复乾先生经过多年考证后，在《逸经》上说：“关汉卿故宅位于该村之西兴云寺之南。”经过实地考察得知，关汉卿故宅在伍仁村的西北角，面积九亩九分，取其“九九重阳”之意，伍仁村群众称之为“关家园”，又因高于其他宅基五、六尺，故又称“高园”。关家园西、南、东三面环临蒲水湖，北面隔道与兴云寺（亦名普救寺）为邻，至今气势宏伟，他处莫比，断非小户人家和普通富户所能居之处。

经实地考察，关家园分为北、中、南三院。其北院名为“一斋楼”，面积为3.9亩，长宽各51米，靠西面有楼基，其面积125平方米，南北长15.84米，东西宽7.9米，以青砖铺基。该院的东南角有砖井一眼。同历代相传的北院为花园、园中有“一斋楼”相符合。中院为主宅院。面积3.4亩，东西宽44.7米，南北长51米，建筑格式为传统的四合院，是关氏全家人生活居住的中心。南院为场杂院，面积2.6亩，西南角有东西向房基一处，长36米，宽10米，东有古井一眼，是管家、仆人的住所。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关宅地势高挺，房屋错落，三面碧波荡漾，花开鱼跃；北道车水马龙、人喧钟鸣，是何等非凡之地。无怪乎早年的关汉卿在〔正宫·白鹤

子]中描写关宅道：“澄澄水如蓝，灼灼花如绣。花边停骏马，柳外缆轻舟。湖内画船交，湖上骅骝骤……香焚金鸭鼎，闲傍小红楼。”这座“小红楼”就是北院的一斋楼。

关 家 桥

关家园北大门与兴云寺仅有一路之隔，其西北角便是一条流入蒲水湖的横向蒲水沟。为耕种方便，关家便跨沟架起一座草木小桥，人称“关家桥”。如此，关汉卿便经常与僧人和农民接触交友，诗酒唱和。他在〔南吕·闲适〕中写道：“南亩耕，东山卧”。“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从兴云寺经关家园东侧，南到横向的磁河渡口，有一条三丈六尺宽的南北大道，人称“关家道”。其道端的磁河渡口名为“关家渡”，是当时来往伍仁村的重要水陆码头。关汉卿对此地怀有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还在念念不忘。他在〔双调·大德歌〕中吟咏道：“黄芦掩映清江下，斜揽着钓鱼槎。”“那里是清江江上村”。其“清江”即指磁河而言，所谈“黄芦”一事，当时在磁河两岸和蒲水湖周围芦苇繁茂，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现在，关家桥、关家道和关家渡的设施虽已荡然无存，但其遗址的轮廓尚能清晰可见。

关 家 坟

经过实地勘测，关家坟在伍仁村东北 600 米的“北堤湾”

内，面积10.8亩，因而北堤湾也叫“十亩地”。碧水长流的磁河在关家坟南、西、北三面环绕而过，东南面护有千里大堤。沿河垂柳青杨，大堤绿带环抱，耕耘的马嘶声，拉船的号子声，以及林中的鸟鸣声，声声悦耳，真是一处风水宝地。据《祁州志》载：“关汉卿，伍仁村人，卒后葬于此。”魏复乾先生《逸经》亦云：关汉卿“死后葬于本村东北之北堤湾之祖茔中。”

纵观关氏茔地是长三十多丈、宽十几丈偏西南、东北走向的一条土岗，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加高，最高处超过地面七、八尺。上边有五、六个坟头，关汉卿墓在东半部中间，坟头高五尺多，其他坟头大小不一，有的似显不显。茔地西北面还留有护坟墙土垄和旧砖破瓦。整个坟地遍长青蒿、枣桑，夏秋之季草高没人，只能看到关汉卿墓顶。在这里一年四季狐獾群游，夜间狐灯四闪，呼嚎哀鸣，大有森严玄秘之感，因此无不敬而畏之。但是，就在这里却有一则有趣的传说：村里唱戏时，谁家需要桌椅板凳，可在关墓前烧纸祈祷，第二天清晨只管去用车拉，用后在前半夜送回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有人借了板凳没有送还，于是再也不灵了。

六百多年来，文人、艺人和医生都把关汉卿奉为圣人，经常前来祭奠，所以关墓一直保留了下来。当地还有一种说法，即谁在关家坟上动土，谁就头疼，下一代就出傻子和残废，这对关家坟也起了保护作用。可是，在五八年“大跃进”大平坟中，关家坟被夷为平地，仅剩关墓一座，同年五月重新修成砖墓，后又坍塌，1986年9月对关墓重整大修，并树碑纪念。

名·字·号

众所周知，“汉卿”系关氏之字，而其大名却无人知晓，相反其号甚多，但又不知孰是孰非，而经过实地考察，关汉卿的名、字、号也基本得到解决。在伍仁村东和关家坟西之间是南北走向的磁河，历代水满长流。为去关家坟方便和利于水陆客货运输，关汉卿和其他商贾大户等集资兴建了一座长约六丈的土木砖石结构的大桥——天庆桥，俗称同济桥。为使后人永记建桥的布施者，便在桥头树一块天庆桥碑，碑文之首就是“关灿捐银五十两”。这位关灿便是关汉卿。因为关汉卿为当时伍仁村大户之首，非他人所能比，出钱最多，名列碑首是当然之事。再者，从他的名和字的关系上也能得到证实。“灿”即盛明之意，而天地间最负盛明的莫过于银河了。银河即天河，在文言中就是“汉”，也称云汉、银汉和星汉。“卿”在人名中如与“瑞”相连，即表吉祥之意，如与他字连用即表尊敬，并无实际意义。如此“汉卿”的实际意义就是“汉”；名“灿”字“汉卿”完全符合我国传统的名、字紧密相关的常规。关汉卿名灿，已无可置疑。

至于他的自号，古籍中有几种不同的记载：元末熊自得《析津志》为“一斋”；天一阁藏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和《青楼集·珠帘秀传》均为“已斋”；现今通行的《录鬼簿》为“己斋”；明孟刊《酹江集》附录本为“已斋”。那么，这四种说法究竟谁为真？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不要孤立地看待《酹江集》中的“已斋”，还要注意文中把“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

行于世者”和“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两个“已”字均作“巳”字，由此可知，“巳斋”则是“已斋”之讹，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如此，关氏之号实存“一斋”、“巳斋”和“已斋”三种说法了。经过实地考察，真伪已辨。如前文所说，关家园分南、中、北三院，其北院是关家花园，因院中有座“一斋楼”，故又称北院为“一斋楼”。本楼是关汉卿的书斋，他早年攻读，以后写戏排戏都在这里进行，关汉卿亲切地称它为“小红楼”。晚年南下杭州回来之后，他继续在一斋楼里发愤从事杂剧创作，因为他同一斋楼结下了深情厚意，便自号为“一斋叟”，他因积劳成疾，吐痰带血，最后在一个深夜中的一斋楼里与世长辞了。因古代“一”与“乙”不仅音近，尤其义同，所以常把“一”写作“乙”，例如山名“太一”常写为“太乙”；又因“乙”与“巳”音同形似，所以把“乙”刻、写成“巳”便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同样，把“巳”抄、印为“已”，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现已查明：关汉卿名灿，字汉卿，号一斋。

太 医 院 尹

据通行的《录鬼簿》所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而近代和当代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尹”为“户”字之误。其主要根据有二：金、元两朝虽都设有太医院，然而两史《百官志》中均无太医院尹之职；在《录鬼簿》的一些主要版本中，如明人无名氏辑录的《说集》本、明末戏曲家孟称舜校刻本、明初贾仲明增补的“天一阁”本均作“太医

院户”。但是，经过笔者实地考察，得知“太医院尹”是正确的。

安国自古以来就是药材盛产和集散的中心，因而全国流传着“天下药材过祁州，不过祁州没药味儿”的美谈，因而历代太医院所用药材赖此进贡也就成为必然。与此相应的是此地大夫多、名医著。相传在东汉建武年间（25—55），就为名医“皮王”兴建了“皮王神阁”，俗称“皮场王庙”。到北宋时，皮王被尊为“药王”，其原因是“自宋迄今，以医显灵，有疾者，祷之即愈。”（清代乾隆二十年修《祁州志》）而关家在宋金两代恰为药，都祁州的高门大户，既是官宦人家，又为名医门第，所以太医院所用药材均由关家组织进贡，所需大夫皆赖关氏引荐，已成为药材界之首领，太医院之栋梁，与“太医院尹”的实职已无甚差别了，所以非官方著作《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便借指为“太医院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家在当时太医院中的这种职权，颇似清代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家，钱财殷富，地位显赫，而且世代相袭。传至祖、父辈皆为当地名宦，其叔父又是名医兼书法家，关家仍为钟氏所说的“太医院尹”。所以，金末时的关汉卿自幼就是当然的“太医院尹”了。至于“尹”为“户”之讹的说法，虽广为流行，但却为一种想象而已。就天一阁本《录鬼簿》而言，书中作“太医院户”但在同书中《非衣梦》的题目正名里把“钱大尹”误作“钱大户”了，恰恰证明“尹”并非“户”之讹，而是“户”为“尹”之误。

名 宦 传

元末熊自得在《析津志》中把关汉卿列入“名宦传”，此种做法对耶？错耶？近代、当代的一些学者往往根据元末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的郝经《青楼集序》所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从而断定关汉卿没有做过官，当然更谈不上“名宦”了，于是便认为熊氏把关汉卿列入“名宦传”是错而无疑了。其实，并非如此，就如上文所说：关汉卿等“金之遗民……不屑仕进……”这只是说的“我皇元初并海宇”以后，至于他们在金朝如何，郝文并未提及一字，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却作了明确回答：关汉卿“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笔者认为这一答案是正确的。前一句“金末为太医院尹”，来自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后一句“金亡不仕”，可从关汉卿的散曲中找到佐证，如套曲〔双调·乔牌儿〕“得时间早弃迷途……急流勇退寻归计。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人谁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再如小令〔闲适〕：“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浪，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名利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可知关汉卿在金亡之前确实当过官——“太医院尹”，而关家又是历代为人推崇的名宦家庭，那末，熊氏把关汉卿列入“名宦传”中不是适得其所吗？